

雪鴻軒尺牘

卷一 議論類第一

與聞人冠雲

答胡克昌

與徐潤之

與方啟明

與劉刺史

答孫位三

答周汜荇

答王蘭畦

與平慈樓孝廉

卷一 邀請類第二

致沈遜亭

與方啟明

與孫配琪

答聞人冠雲

一 一 一 一 二 二 三 四 五 五 六 六 六 六

卷一 自述類第三

與楊松陂

答姜雲標

與沈秋農

與童齊安

答鹽山鄧春圃明府

與周介巖

與聞人冠雲

答同學諸友

與家鄉戚友

與徐克家

與王言如

與王言如

答方啟明

與王言如

七 七 八 八 九 九 九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二 十二 十二 十二 十二

謝陳友錡

與徐克家

與王吉人

與王培元

與秦載光

答王言如

又答王言如

再與錢亦宏

與孫星木

與景州劉刺史

與李需堂

答王蘭畦

答丁品江

答周友錡

答丁仙槎鹽大使

十三 十三 十三 十四 十四 十五 十五 十六 十六 十六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 二十

答陶愚亭親家

與周沆荇

與沈聚亭

答孫位三

與王成之表弟

復王靜山

寄黃小山

寄康若洲

卷二 感謝類 第四

謝陳和章

與昌平州歸

謝交河明府王達溪

謝陳友錡

答署獻縣劉刺史

答許葭村

又答

十

主

主

主

主

主

主

主

主

一

一

一

二

三

三

四

與楊松波

答沈回言

與楊春洲

答丁品江

答周介巖

復楊子良

復吳庚堂

復趙小山

寄潘隱谷

寄張旭齋

寄黃越塵

卷二 頌讚類 第五

答徐克家

與交河明府章峻峰

答許葭村

答謝丙南

六

七

八

八

八

九

九

九

九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答章炎甫

答沈霽堂

與陳美陂

寄蘇礪溪

復李春麓

寄劉心香

復任蘇庵

卷二 寄贈類 第六

與王吉人

答陳韞玉

答姜雲標

又答

復周鈞臺

寄趙錦江

卷二 慶賀類 第七

與王培元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四

十五

十五

十六

十六

十六

十六

十六

十六

十六

十六

十六

十六

賀阮錫侯入贅

二十

答丁星使

二

答秦載光

十一

與阮錫侯

主

答朱桐軒

三

與胡坤如

十二

與許葭村

主

答陳勝園

四

答友

十三

答東光明府趙青圃

主

與周又伯

四

與天津太守楊蘭如

十四

寄蘇礪溪

主

卷三 辭却類第九

辭壽

十四

代寄兄某

主

與交河明府王達溪

五

卷三 思望類第十

十五

寄趙巢附

主

解宣化太守李年伯

五

答秦載光

十五

寄楊秋舫

主

再解宣化太守李年伯

六

與丁品江

十五

寄史春林

主

解甯津明府劉三標

七

與周丹友

十六

寄徐樂生

主

與謝丙南

七

寄周蘭仙

十六

代東王也香

主

解保定太守顧學潮

八

寄陳金鶯

十七

寄王靜山

主

與孫星木

八

寄周紅豆

十七

寄葉升階

主

答蔚州甯刺史

八

寄麥紉安

十七

卷三 敘別類第八

與孫星木

一

與蠡縣沈慕堂明府

九

卷三 介紹類第十二

十八

答趙青圃

一

答景州劉刺史

十

與謝丙南

十八

與方啟明

與錢亦宏

答陳美陂

與東光明府趙青圃

復秦西川

卷四 請託類 第十二

答王言如

與灤州刺史

答秦載光

與孫成三

答楊松波

與錢亦宏

與畫友

與章含章

答許葭村

與許葭村

十一

十九

十九

十九

十

一

一

一

二

三

三

四

四

五

五

五

答趙南湖

與沈聚亭

與許葭村

寄黃霽青

復王竹航

致余同仁

寄周霞軒

致武蘭圃

致祁竹軒

寄孔孝先

卷四 欣羨類 第十三

答謝丙南

答章又梁

答許葭村

與楊松波

與沈菊屏

六

六

七

七

八

八

九

九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答天津明府沈小如

答許葭村

寄錢蔗軒丈

復鄒小叟

卷四 慰藉類 第十四

答陸默庵

與阮錫侯

又答

答陳韞玉

答阮錫侯

答天津明府沈小如

寄彭輔唐

復李春麓

卷四 規勸類 第十五

答余甯州

答王蘭畦

十二

十三

十三

十四

十四

十五

十五

十六

十六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八

十八

十九

十九

答王蘭畦

二十

答沈虞橙

二十一

答陸默庵

二十二

寄甘林姪

二十三

又答

二十四

答嚴昌期

二十五

答甘林姪

二十六

答韞芳六弟

二十七

與安州刺史沈幕堂

二十八

與金背藤

二十九

寄謝小慙

三十

復吳省春

三十一

言文對照
分類詳註
雪鴻軒尺牘卷一

會稽龔夢未齋著

杭縣黃明軒譯

第一類 議論

與聞人寇雲

司馬相如才高千古。而琴心夜度。卓氏宵奔。絕代風流。究不免於輕薄。漢唐以來。文人學士。未
有譏之者。然陶靖節為梁昭明所欽重。而於閒情一賦。尚惜其白璧微瑕。則後之借相如而為
口實者。無論其才萬不及相如。即或如之。其如白圭之玷何。足下讀書論古。別有卓識。當不以
余言為迂也。

(註) 司馬相如字長卿。卓氏即卓文君。卓王孫之女也。時方寡居。相如彈琴以挑。漢時人博學能文。文君即夜奔相如。成夫婦焉。詳見史記司馬相如傳。
(二) 陶靖節即陶潛。昭明即梁武帝之太子。名統。因陶
喻故深為玷疵也。圭。玉也。○詩經。白圭之玷。淵明惜之。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三) 陶靖節即陶潛。昭明即梁武帝之太子。名統。因陶
字淵明。晉時人。淵明作閒情賦一篇。借男女以比

漢朝的司馬相如。他的才學。可以高過幾十年以來。很有學問的人。因為他彈起琴來。引動那新寡的卓文君。文君聽了琴聲。連夜就到
相如那塊。雖則是很風流的艷事。為從古以來所沒有。可惜存心淫亂。終究不免有輕薄的名譽了。自從漢朝唐朝到如今。那些重文的人
和好學的士。從來沒有譏諷相如的。○但是陶淵明這個人。很是純正。所以梁朝的昭明太子。實在敬他重他。至於淵明所做的那一篇閒
情賦。在昭明還滿意。說淵明的人品。好比一塊白玉。還不免有些小毛病一般。凡是後世的人。借了相如彈琴那一件事情。居然照樣去
做。大家以為話柄。不必講後人的才學。萬萬不及相如。就使能數及到相如。究竟白玉上有了毛病。到底怎樣呢。○在你讀書的人。而且
評論古人。很有高遠的識見。據我想來。諒不拿我的話語。以為迂腐的。

答胡克昌

來教言讀書中人。不宜言游。然則風浴詠歸。夫子哂之。而與之何也。春光韶麗。雲霞燦爛。花柳芳菲。到處皆成文章。作郊外三日之游。以助文思。與讀書大有所益。是在吾人之善游耳。請足下其領畧之。

風浴詠歸。本曾點之事。○曾點。孔子弟子。於暮春之時。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詳見論語。(一) 芳菲。 (二) 郊。城之

你的來信上面說道。讀書的人。不應當談論那游玩的事情。如果照你的話語。為什麼曾點在三月裏游玩。忽而去乘涼風。忽而又去沐浴。到後來唱了曲子回去。孔子先笑他。又贊成他的呢。○現在春天的景色。看來真是華麗。好比天上的流雲和彩霞。實在鮮明得很。有到岸上的花卉和楊柳。又是芳香得很。到處都是做文章的資料。○如果到城外地方去游玩三天。就可添些做文章的思想。對於讀書一方面。從中很有好處。只要我們好好的去游。那就罷了。我要請你去嘗嘗這風味。纔好。

與徐潤之

聞足下憂貧頗甚。想旬日以來。能減得幾分否。吾輩生長儒素之家。貧固其常也。此時咬得苦菜根。即他年得意。亦不為靡麗紛華所動。但仕可貧而不可窮。動心忍性。益增其所不能。此救窮之法。願與足下共勉之。

旬日。即十長上。動心二句。見孟子。(一) 旬。即十。 (二) 長上。 (三) 子告子下篇。

聽說你憂愁貧苦。十分利害。不知道你過了這十天以來。可能減去幾分窮苦麼。○我們生長在讀書人的家裏。貧苦本是常事。只要在這時候。能熬過得這嚼菜根的日子。等到以後得意起來。就不被那奢華的境遇所引動了。○但是讀書的人。可以過貧苦的日子。却不可發窮愁的惡慮。必須拿定主意。還要忍耐着性子。磨練到心裏不動的地步。這就是救窮的好法子。我和你兩個人。要勉勵纔好。

與方啟明

松竹梅為歲寒三友。而北地松竹不多見。梅更無之。惟夭桃濃李。每燦爛於豐臺芍藥之間。然

轉眼成為黃土。徒增花落春殘之感。南冠而北游者。亦往往為習俗所移。貴春華而忘秋實。致歲寒之盟。與松竹梅同其寥落。殊為慨嘆。吾輩所共筆硯者。不及十人。雖性情趨向之不同。然就目前而觀。尚不得為天桃濃李爭豔於一時。而時異勢殊。初心或改。則未可知也。惟竊窺足下修竹。蕭疏虛中而外直。知不以歲時改節。而僕亦古梅冷澹。自甘寂寞終身。惟識百尺喬松亭亭獨立。不受秦封者。曾有幾士。足下盍為我言之。為他日之證也。

註一 豐臺地名。在北京永定門外。芍藥皆種於此。

二 南冠。指南方之人也。

三 華同。修長。

四 亭亭。即直。

五 秦。指秦始皇而言。始皇上泰山。風雨暴至。幸有大林松樹以庇之。乃封五大夫。見古今注。暴

不也。

松竹和梅花可算得冷天的三個朋友。但是北邊地方不大看見松樹和竹子。梅花越發沒有。只有很鮮美的桃花和那很濃豔的手花。常常在豐臺芍藥的中間。大家餽爛起來。但是一轉眼的時候。就要變做黃土。別人看到這個景象。徒然嘆那花也落了。春也晚了。○至於南方的人。到北方去游。大概都被北方的風俗所引動。只喜歡外面好看。和那春天開花一般。不講究裏面純正。忘記了秋天結果一般。因此耐久的朋友。竟和那松樹竹子梅花一樣。缺少。那就可以慨歎了。我們在這裏同辦筆墨事情的。也不到十個人。這些人的脾氣和志向。雖則個個不同。但是照眼前看來。還能發不同。那桃花李花在春天去爭濃豔。拿到時候過了。大勢變了。或者不免改去當初的志。也是未可知道的。○但是在我暗暗的看你。好像很長的竹樹一般。真是清淡得很。中間很虛。外面又直。斷不為了時勢。改變你自己的節操。至於在我一方面。好比很老的梅花一般。也是冷淡得很。情願清淨終老。不去學那時髦。但不知道高到百尺的松樹。直挺挺的自己獨立。不願秦始皇封他大夫。照這樣的能有幾個士人呢。在你何妨對我講講明白。做一個將來的憑證。

與劉刺史

人生離合之緣。蓋有數存乎其間。而不可強者。陸方伯能強之使離。不能強之使不復合。即此一月之離。亦非陸方伯所能強之。蓋數至有暫離而不得者。惟合而離。離而復合。而後見離合

之奇。數行佈臆。以慰惓惓。前函龍劍之喻。亦偶中焉耳。

(一) 方伯。官名。即前。後。後。即不。龍。即龍淵。
(二) 清。清。意之草。稱。忘之意。
(三) 劍名也。

凡是在世上。那些忽然離散。忽然聚合的緣分。都有乳數存在裏面。斷不可以勉強的。○如今姓陸的藩臺。能殺硬拿他們離散。不能殺硬阻他們不聚合。龍來就使論到這一個月的別離。也不是陸藩臺所能殺做主的。○總之大數已到。有些人要暫時離開。也是不能殺的。因為聚合了再離散。離散了再聚合。龍來繞可見忽離忽合的奇怪。○我寫這一封信。說明我的心事。就可慰你記念我的心事。從前那一封信上。所說龍淵寶劍的比喻。這句話。也不過是偶然說着的。

答孫位三

論交二十年。相契如一日。惟老弟與僕耳。華翰頒來。殷如晤對。既慰且念。饒陽之游。為賢嘉膠漆之堅。此言似是而尚未確也。吾輩遇合之緣。雖由人事。實由天定。特當時不知耳。僕與灤州刺史交者五載。及去灤。遂應蠡吾沈明府之招。未及三年。沈調長垣。因道遠家累。不克往。適刺史劉補廣川。復作延津之合。閱三載。劉又以疾退。適沈明府報。閱來直。因有饒陽之委。相與偕行。十餘年合而離。離而復合。不出劉沈二公之門。此中不先不後之故。蓋有數焉。而不可強者。豈僅同膠漆之投哉。惟是由前而觀。則僕與沈明府復合。當以五年為期。正不知五年復又何如也。

(一) 賢。即賢主。灤州。即今直。
(二) 刺史。官名。即蠡吾。縣名。即今。
(三) 明府。即知。
(四) 長垣。即今直。
(五) 延津。即延平河。○雷煥。晉時人。得寶劍二。

(六) 嘉。即嘉賓。隸省灤縣。
(七) 前清之知州。
(八) 直隸傳野縣。
(九) 縣之尊稱。
(十) 隸長垣縣。
(十一) 其一自佩。其一送張華。後雷煥張華相繼而逝。二劍皆躍入延。閣。喪服已。
(十二) 膠漆物之至堅者。○後漢書。
(十三) 平津。見晉書張華傳。滿期也。
(十四) 膠漆雖謂堅。不如雷與陳。

論到結交的日子。由來已有二十年。講到契合的心思。好像同在一。天。照這個情形。只有你和我兩個人呢。我接你寄來很華美的信札。好像親自會見你一般。在你既然寬慰我。我又要記念你了。○你講我到饒陽地方去。主和賓兩方面。交情實在很好。好比膠水和漆水拌在一塊兒一般。堅固到很了不得。這句話。却是不錯。但還不確實的。我們和別人遇合的緣分。雖則歸到人事。其實都是天定。不過在那個時候。自己還不知道罷了。○我和澤州地方的州官結交。已有五年。到後來。不在澤州辦事。就被嘉善縣沈知事聘請過去。那知道不到三年。沈知事調到長垣縣去。我因為路程太遠。家裏又有人口拖累。所以不去。却好有一個姓劉的州官。補了廣川的縣官。我又在劉君那邊辦事。好比延津的寶劍。離開以後。又合攏來隔了三年。劉君有了毛病。就此辭退。却好姓沈的縣官滿了喪。服到直隸地方來。因此姜沈君去做饒陽縣官。我就和沈君同去。○這十多年裏。合了又離散。離了又聚合。總不出到沈兩個人的家裏。從中不先不後的原故。也有定數。是不能勉強的。豈但像那膠水和漆水一般。是人事的會合麼。○但是照從前看來。我和沈君第二次聚合。應該有五年的期限。不知道五年以後。倒底怎樣呢。

答周汜荇

接手書。雖誦迴環。恍同晤對。承示公門頗堪造福。此中亦大有樂趣。在足下則然。在僕則萬不能然。即足下亦明知其未必能然。而以幕言幕。不得不姑以為然也。夫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誠可為造福者矣。或文采風流。著令聞於當世。亦至足樂也。試問今之從政者何如。今之入幕者何如也。即有一二明體達用之才。博雅宏通之彥。將焉取之。而焉用哉。曳裾之客。半屬負腹之將軍。初不知政事文章為何物。不過熟胥吏之腔套。竭刀筆之能事而已。僕嘗謂愚民迫於飢寒。則流為盜賊。讀書無成。迫於飢寒。則流為幕賓。語雖過激。實為確論。倘使家有負郭之田。則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此中自有真樂。必不出而造福也明矣。所云素位而行。則有道之言也。蓋素貧賤。行乎貧賤也。即古之抱關擊柝者。亦為貧而仕也。吾輩囊無一錢。家有八口。既不能為陳仲子之身。織屨妻辟纊。又不能為蚯蚓之上。食槁壤。下飲黃泉。則驅而之幕。固宜。雖然。言

幕於今日亦甚難矣。昌黎云。莫為之前。雖美弗彰。莫為之後。雖盛弗傳。賢如昌黎。尚藉為之前。後。矧其為碌碌者哉。唐人詩云。今人結交須黃金。黃金不多交不深。試思賢士手中。安得阿堵物耶。是以燕市不乏吹簫之客。而柯亭竟無聽竹之人。炊烟不舉。僵卧雪中。曾無過而問者。是貧賤而且患難矣。人而貧尚有分貝之存。人而窮則躬無出穴之日。勇如子路。亦且憤然而起也。即或嗜痂有癖。而鶴料無多。枯硯甫安。而閒居又賦。上不足以事父母。下不足以畜妻子。因貧而幕。因幕愈貧。鐘鳴漏盡。尚為拽磨之牛。燈盡油乾。永作羈魂之鬼。人孰無情。能不悲哉。世無君子。僕更庸人。素位而行之論。亦不過於窮愁抑塞中。聊以自寬於一時耳。詩云。誰為荼苦。予又集於蓼。天既予以苦。蓋欲不苦而不得者。則竟苦之而已。不但無福之可造。無樂之可尋。並素位而行一語。本不必借以自寬也。未識足下以為然否。然世有輕裘翩翩。高車軒軒。意氣揚揚。驕其妻妾。而晚視其友朋者。吾不識其何以樂也。或曰。亦有買山有資。圭田足賦。而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者。豈其所造之福。尚未滿耶。抑何樂此不為疲也。予應之曰。人有百病。皆可醫治。惟好貨之疾。與病於夏畦者。為終身之所不能瘳。附及之以博一笑。蕭齋無事。因足下之書。而不禁暢言之。胸中塊磊。稍去一二。其苦可及其狂不可及也。足下覽之。得毋擊碎唾壺否。

諫行言聽二。馬平聲。三。裾。即衣襟。四。負腹將軍。言肚腹之大也。○范成。五。衙門之下二。素位言現在之位也。○中庸居。七。抱關古句。見孟子。音煙。也。曳提也。大詩一物不登俎。未負將軍腹。句。見詩經。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時管城

之官也。拆夜行所擊之木也。擊柝即今陳仲子齊人。簞屨。草鞋也。槁壤乾土也。黃水濁水也。昌黎公即韓愈字退之。阿堵物即錢也。吹之鼓吏者。○孟子惡乎宜乎。北闕擊柝。八爐。白麻也。詳見孟子。也。○蚯蚓二句。見孟子。唐。人至宋時封昌黎伯。也。見漢書。蕭之容謂伍員也。○伍員字子胥。春秋時人。楚平王欲殺伍子胥父。子胥逃至吳。日經過柯亭。見屋中有竹樹十六株。即將竹砍之。為笛。國吹簫乞食。詳見史記。○又高漸離在燕國市上。吹簫飲酒。詳見史記刺客傳。子路即仲由。孔子弟子。○孔子在陳絕。大。音甚佳妙。○僂卧雪中。即袁安也。○袁安漢時人。其未達時。僂卧於。分貝即。窮無出處。子路曰。仲由。孔子弟子。○孔子在陳絕。大。見搜神記。雪中。洛陽縣官經過其門。即將雪堆掃開。詳見前漢書。賁字。即窮字。子路曰。仲由。孔子弟子。○孔子在陳絕。大。上所結之皮也。○劉邕南。開居賦。晚斜視也。○中庸。晚。主田。祭祀之田也。○孟子。卿。夏畦。夏月耕田之人也。○中。胸中塊磊。即胸北朝人喜吃瘡上之病。潘岳作。而視之。猶以為遠。以下必有主田。主田五十畝。孟子。脅肩諂笑。病於夏畦。中悶氣所結也。○元好問詩。何。唾壺。痰壺也。○王敦晉人。醉後讀物。能曉塊磊。○魏武帝詩。忽將鐵如意。擊破唾壺。

接你親手所寫的書函。我已接連連的讀了幾遍。好像和你會見的一般。承蒙你吩咐我兩句話。據說公門裏可以造福。從中也有很大的樂趣。這兩句話。在你以照樣做去。在我就不能照樣做去。就使在你一方面。也是明明知道我不能照樣做去的。如今就照幕府說來。不能不說照樣做去了。○總之做官的人。對於別人的好話。能實行用他。聽從他。於是很好的政治。可以推到百姓。這就算得造福了。有些人做幾篇很好的文章。或是做幾件的有趣事情。從此就有名譽。傳在當時的世界上。也是很樂的。試問現在做官的。究竟是什麼人。現在做幕友的。究竟是什麼人呢。就是有一兩個能發明理。能設辦事的人。和那很有學問。很有文才的士子。在你怎樣取他。怎樣用他呢。○如今來做幕友的人。大半都是肚腹空空。並不知道政治和文章。究竟是什麼東西。也不過熟悉書文的腔套。用心去研究刀筆上的本領罷了。我常常講那些很愚笨的百姓。因為沒有衣食。就此變做盜賊。那些讀書的士人。因為沒有成就。而且被那飢寒所逼。就此改做幕友。這幾句話。雖則太激。其實真是確切的話語呢。如果我們家裏有幾畝近城的田。那就在茅屋的下面。可以居住。從中很有真個的樂趣。必定不出去造福也。明白了。○你又說。守着自己的位置。做分內的事情。這都是有道德的話語。因為在貧賤的時候。就去做貧賤的事業。這是當然的事。就使論到古時守城門的。和那敲更的小官。也是為了家境貧苦。所以才肯出來的。如今論到我們一方面。袋裏沒有一個錢。家裏倒有八個人。既不能學齊國的陳仲子。親自去織草鞋。老妻去織麻布。又不能學地上的蚯蚓。在上面去吃乾土。在下面去吃濁水。於是逼我們去做幕友。也是應當的。○但是話雖這樣講。論到今天的幕友。也很難了。從前唐朝的韓昌黎說。道人在存在的時候。沒有人拔取他。雖有很美的文才。也不能發表出來。等到他死過以後。如果沒有人傳說他。雖有很盛的事業。也不能發流傳下去。像昌黎這樣賢能。還要在前的拔取他。在後的傳說他。何況我們是庸碌的人呢。唐人有兩句詩道。現在的人。凡是結交朋友。必須靠着黃金。如果黃金不

多。交情就不深。正照這樣想來。很賢的士人手里。怎樣有許多銀錢呢。○所以大街上面。很多吹簫的。子胥。柯亭地方。沒有聽竹的。伯喈。從此大食不全。直挺挺的睡在雪地上。也沒有人走過去問他的。這情形不單單是貧賤。而且又是患難了。人到貧苦的地步。這貧字就是分見兩個字。雖不能算有錢。還可分著一些。人到窮困的地步。這窮字就是窮穴兩個字。便不能出穴了。像子路那樣勇往。還要發憤起來去問孔子的。就使情願窮苦。好比喜吃瘡痂。但是食料已不多了。纔得位置。可以暫安筆硯。但是不久已開居了上面不能養父母。下面不能養妻子。因為貧去做舉。因做舉越發貧窮。等到年紀已老。好比晚鐘已報。夜漏已盡。還是辛辛苦苦。同那磨粉的老牛。而且精力都衰。好比燈火已盡。油火已乾。還是渺渺茫茫。做那蘊絆的苦。試問什麼人沒有情。可能說不悲慘麼。○如今世上沒有君子。在我又是庸人。講到素位而行的那句話。也不過在窮苦的時候。拿來寬慰自己罷了。詩經上說。誰謂荼苦。又說子又集於蓂。見得天既給我很苦的命。就使我。想不苦。也是辦不到的。所以只可吃苦。不但沒有福可造。沒有樂可尋。就使素位而行。那一句話。本不必拿來寬慰自己的。不知道在你聽了。到底怎樣呢。○但是世上的人。竟有着了很輕的皮衣。倒是漂亮得很。生了很高的車子。又是闊大得很。那一種揚揚得意的態度。還要封妻子驕傲起來。對朋友藐視起來。我不知道他怎樣能快樂呢。有些人說。既然做了幕友。買山就有錢了。租田就可收了。只要二口氣。還是存在心志。不可懈怠的。我看這些人。莫非造福還不能滿足麼。為什麼喜歡這樣做去。不嫌疲倦呢。我便答應他。道人有百種毛病。都可醫治。只有貪利的一種毛病。比那夏天種田地的人。越發辛苦。終身醫不好的。我所以帶說一句。取你一笑罷。○我在很蕭條的書室。及一些沒有事情。因為你的來信。不覺得暢說一番。心裏的憤恨。可以消去一兩塊。我的苦可比得上我的狂。就比不上。在你看了這一封信。還能說不打碎痰盂麼。

答王蘭畦

不奉芳訊者四閱月。冀得尺一之書。慰三秋之念。昨奉來函。讀未竟而欷歔感嘆。幾欲擊碎壺矣。足下宅心行事。無不講求於本原之地。以期無愧於孝友。而意外之遭。偏欲拂亂其所為。與僕所處之境。有大同而小異。莊子曰。求其故而不得者。而安之若命。仍不得不盡人事而為之。而為之之難。又惟自知之而自苦之。詩云。誰為荼苦。予又集於蓂。是非同病相憐。未足與語。此也。為今之計。惟有遠圖接眷。別無善策。惟保陽居大不易。近更日增其華。雖有定識定力者。亦不能不隨波而靡。故十年歸去之說。宜時時計及之也。讀雪窗苦吟詩。無心於摹杜而已。得其

神窮而益工。不信然歟。僕久不作詩。重九友人以滿城風雨近重陽聯珠體索和。因有所感。依韻應之。錄呈一笑。目下金與錢交。最易莫逆。聞亦凶終隙末。而學君子之交者。則又嫌其淡如水。然則何者而可也。雪後明窗。伸紙作答。兼候近佳。覲面何時。能無企溯。

註 (一) 尺。一即。 (二) 三秋。三年也。 (三) 詩經。莊子。書名。 (四) 茶。苦茶也。 (五) 杜即杜甫。字子。 (六) 滿城風雨。一。 (七) 凶終隙末。即友尺牘也。 (八) 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九) 莊周作。 (十) 蔡。單名。 (十一) 美。唐人。工詩學。 (十二) 白。本古詩。 (十三) 道不終之意。

不接你的來信。已有四個月了。在我一方面。本想接你一封書。未安慰。一日三秋。的感慨。昨日天接到來信。我還沒有讀。先不覺得歉。感歎起來。要拿瘦孟打破了。○在你存心很好。辦事又很妥當。都是在根本上研究的。深望對於孝弟的道理。沒有慚愧。但是意外所遇的事情。偏要擾亂你的行為。和我所處的境遇。正是大半相同。微微有些分別罷了。從前莊子上道。求那從中的原故。一時想不明白。也只可安聽天命。不能做不盡人事去做。但是做事這一層道理。很是困難。只得自己知道。自己吃苦罷了。詩經上道。誰謂荼苦。又說子又集於夢。如果不是同病相憐。不能和他講這些話的。○如今替你打算。只有去接家眷纔好。如果不是這樣。沒有別的好法子。但是住在保陽地方。很不容易。近來越發繁華。就是體力堅定的人。不能被潮流所改變。所以十年回去的那句話。應該時常算算吧。○讀你的雪窗苦吟詩。在你本不想去學杜甫。但是已得着杜詩的精神。前人說到窮苦。詩句越好。這句話難道不可相信麼。我是長久沒有做詩。九月初九那一天。有一個朋友。拿着滿城風雨近重陽那一句詩。做成聯珠的體格。叫我做一首詩和他。我因此感慨起來。照他的原韻和他一首。今天抄錄下來。請你看。取你一笑罷。○如今拿金錢交接朋友。十分容易。但是起初是很好。到了後來。也是不和。至於學君子人的交道。終究不免過於冷淡。和那清水一般。不知道怎樣纔可以呢。○現在雪已不下。窗前又很明亮。我就拿紙來寫了回信。替你請一個安。究竟見而在什麼時候。怎樣叫我不記念呢。

與平慈樓孝廉

讀詠古諸詩。仰見卓識。惟以種蠡能使勾踐復國。盛贊其賢。似當尚須商確。種蠡不強諫而山棲。俾其君詘社稷之靈。而童僕昔已譏之矣。春秋繁露之言曰。君子生以尊。不如死以榮。是種蠡未可為賢也。至要離荆軻。而欲婉美於留侯。則瞠乎遠矣。吾人論古。當視其造詣而定。庶不

為古人所欺。足下其然之否。

(註) 一種即文極。蠡即范蠡。(二) 春秋繁露書。要離。春秋時之刺客。為吳公子光刺。荆軻。戰國時之刺客。為燕太子丹報仇。留侯。即張良。皆越王勾踐之臣。(三) 名董仲舒作。慶忌。木中要害。慶忌義之後。自刎。刺秦始皇。不中而死。詳見史記刺客傳。字子房。為韓

報仇。以鐵椎擊秦始皇於博浪沙中。誤中副車。詳見史記留侯世家。

讀你所做的詠古那些詩。就想見你很有見識。但是你說文種和范蠡兩個人。能教幫助勾踐復國。很稱贊文種和范蠡的賢明。這一層道理。應該要商酌纔好。因為文種和范蠡。不去硬諫勾踐。單單去住在山裏。竟使勾踐亡了。趙國從前小孩子和那奴僕。都已講他不好。的春秋繁露上道。凡是做君子的人。與其生在世上受辱。還不如死去。倒反榮耀一些。照這樣看來。文種和范蠡兩個人。就并不得贊了。至於兩個刺客。一個叫要離。一個叫荆軻。他要和張良比較。那就相去太遠了。我們議論古人。應該照他的存心。去論斷他。必須這樣。纔不被古人所欺了。在你看來。到底怎樣呢。

第二類 邀請

致沈遜亭

齋中十姊妹盛開。對我晴窗。爭妍獻媚。紅紅白白。絕可人憐。雖以小鳥啁啾。如奏笙簧於林下。想石家金谷。美豔奢華。朝歌夜絃。其為樂不過爾爾。今者春光爛漫。撫景摠懷。足破客居寂寞。也。臣原好色。君亦解人。倘惠然肯來。當煎雀舌茶共嚐之。花神有靈。早已娉娉而待矣。裁箋勸駕。瘦腰郎真個銷魂否。

(註) 十姊妹。啁啾聲之。金谷。即花園。石崇晉人家甚。娉娉。是女子行路。細腰。即瘦弱之意也。沈約。字休文。銷魂。即極。花名。細小者。富有金谷園。美人皆居於此。輕而且緩之貌。梁人博學能文。惟善病。人稱細腰郎。樂之意也。

我的書房裏面。有一種花卉。叫做十姊妹。這時候開得很盛。到那天晴的日子。對着我的窗上。獻出很明媚的景象。有紅色的。有白色的。很能發使人喜歡他。再加小的鳥兒啁啾啾的叫起來。好比鼓笙鼓簧。在那林樹下面。想石崇家裏的金谷園。從中有很豔的美人。又是奢華的日子。早晨唱歌。夜間彈琴。他的樂趣。也不過這個樣罷了。如今是陽春時候。韶光實在絢爛得很。我看到這些景緻。心裏很是舒服。

可以解去旅客的冷靜不少。在我本是貪色。在你又是明白的人。如果肯到我這裏來。我就煮那很好的霍古茶。和你同吃花神的魂靈。如果知道我的心意。早已緩緩的走來了。我所以寫了信來催你。在那很消瘦的沈郎。還要真個銷魂麼。

與方啟明

年餘司解。諸苦備嘗。今則出而待賈。沽之哉。沽之哉。曾無過而問焉者。然吾不患其暮之不能入。而患其入焉而不能出也。試觀蒼顏華髮之翁。孰非當年之少年英俊者乎。曾有邀余作副者。婉詞却之。蓋鶴鷄一枝。飛鳴已難自主。若又從而半焉。則俯首低眉。更當何似。未識足下以爲然否。雲雨寺前一泓清水。兩岸垂楊。明日同往。聽黃鸝數聲。以消客悶。正不必雙柑斗酒也。

解。即今賈同價。○論語之公署。我待價者也。

沽之哉二句。見論語罕言篇。

鶴鷄。小鳥名。○莊子。鶴鷄巢林。不過一枝。鳥名。○酒人。問其故。答曰。往聽黃鸝聲耳。詳見世說。

黃鸝。柑。即橘也。○戴顓。字仲若。唐人。春日攜雙柑斗。

這一年多的裏面。做着衙門裏的事情。那些辛辛苦苦的。況味都已親自嘗過。如今要走出來。等待別人用我。我肯出賣麼。從沒有人走過來問的。但是在我。不怕不能殺進去。做幕。只怕走了進去。不能殺走出來。試看那青蒼的面色。和那頭髮花白的老翁。誰不是從前的英俊少年呀。○從前曾經有一個人。邀我去做副手的。我用許多好話。才把他解掉了。因為我們和鶴鷄一般。停在一顆樹上。無論是飛起來。或是叫起來。都不能自己主張的。如果再去替別人做副手。那就低頭下心。不曉得要怎樣。不知道你以爲怎樣。○我看那雲雨寺前。有一條很清潔的水。還有兩岸倒挂的楊柳。景緻很是好看。明天和你同去。聽黃鸝兒叫了幾聲。也可解去出門人的愁悶。正無須拿了兩隻柑子。帶了一斗美酒。學那古時的戴顓呢。

與孫配琪

自來關外。即聞有異人。甯城捧袂。正如天半朱霞。雲中白鶴。幸得數日之聚。快聆清談。豈止三生石上。一笑緣耶。別後鄙吝復生。不能再坐春風。深以爲悵。郡城外萬柳亭。臨河垂柳。濃翠如雲。清流如鏡。時有黃鸝作綿蠻之聲。弟有斗酒。藏之久矣。望足下撥冗一來。消受綠天清趣。數行佈臆。引領俟之。